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林公案 第九回 金雞湖惡霸行兇 白石洞賢臣受困

且說林公早知查斌是誤傷人命，按律自無死罪。吳縣知縣趙鴻當他侍蠻殺人，照律論抵，辦就文節，申解按察使。林公親自提訊。查斌在吳縣遍嘗各種大刑，苦楚已極，現在又恐再受刑罰，情甘一死。林公反問他有無冤枉？查斌供道：「沒有冤枉，驢夫是咱親手打死的。」林公說道：「驢夫是你打死，我也知道，只是如何弄上這許多鐵器傷來？我且問你：你打死的驢夫，大約多少年紀？你和他廝打，還是徒手，還是用武器？你從實說來，需知本司審案，不重刑求，如有冤枉，理當昭雪。」

查斌見這位大人和善明達，便照實供道：「小人打死的驢夫，年在三十以外，當時實係用拳打死，並無兇器，現在說有三十處鐵器傷，小人委實莫名其妙。還望青天大老爺伸雪！」林公聞言，連連點頭，明知此案屍身已被人暗中換過，賈罪於查斌罷了。當即退堂，將前後情形思量一番，馬上出簽提地保何二到堂。林大怒道：「查斌打死的驢夫，年紀已在三十以外，明明用拳打死，身上並無鐵器傷，次日縣官相驗，你膽敢調換一屍。你和查斌有何仇隙，竟用此移花接木的毒計，誣陷於他？」

本司執法無私，還不從實供來。」何二供道：「大人明見。當夜看守屍身，是小的伙計朱四。移屍調換，小的實不知情，需提朱四到案，即知明白。」

林公立刻飭提朱四到案，朱四初尚游供不招，直待林公喝用大刑，朱四知道無可抵賴，只好供道：「小的那晚去看屍，因為天寒，喝了三碗酒，精神疲倦，就在屍身旁邊睡覺。直到醒來，已是半夜，忽然不見了屍身，咱想已經報案，來朝本官來相驗，沒有屍身，罪名卻也承受不起。左思右想，忽想起前天喪門星李根壽叫咱到他家中，給咱四兩銀子，同咱把一個打死少年納入棺中，放到荒地上，倒不如去把那個屍體移來補缺。」

於是就趕回家中，拿了利斧，奔到荒地上，劈開棺蓋，便將那少年屍首，拖到屍場，其時已經東方發白。隔了一會，縣太爺親來驗，咱還恐怕洩露，幸而縣太爺並未深究，含混過去。倒是老爺冤枉咱偷了那匹驢子，因為那匹驢子也同時不知去向了。

現在想來，或者驢夫死而復活，恐怕別生枝節，故帶著驢子走了。」林公暗想：驢夫的事不妨暫時擱過，這個少年男屍，案關人命，也需查個水落石出，即向朱四問道：「李根壽家住哪裡？靠什麼生活的？」朱四答道：「他向在賴英大爺別墅充當保家。」林公又問：「別墅在哪裡？」朱四答道：「金雞湖邊，門牆上有湖濱別墅四個金字的便是。」林公吩咐將朱四收監，何二釋放，並掣簽拘提李根壽，然後打點退堂。

林公回到簽押房，暗想：賴英便是人稱小天王的惡霸，聲勢浩大，縣官必不敢難為他，惟有親去察訪，且等拿到惡奴真憑實據再說。不料次日施順回衙稟復，說是湖濱別墅中回答沒有李根壽此人。林公便對他說道：「咱要親去密查惡霸賴英，你在暗中跟著，以防萬一。」施順覺得危險，只因林公說做便做，不敢勸阻。當下林公改扮江湖術士，從後衙走出，逕出封門，直向湖濱別墅而來。

走不多時，望見前面一座很氣派的莊院，朝南一帶粉牆，兩扇黑漆大門，左右敞開，門牆上面，有湖濱別墅四字。林公就緩步而行，口內高喊算命相面，測字觸機，一路喊一路走。

只見門內走出一人，叫林公到門房中相面。林公瞧那人身高七尺光景，面色微青，獐頭鼠目，尖嘴削腮，斜搭著前襟，在手掌心中托著一對鐵球，嗆嘯嗆嘯價弄得怪響。原來此人正是喪門星李根壽，本是粵盜牽率部下的著名悍匪，因在閩粵兩省犯案累累，不能存身，才逃亡在外，流浪江湖，一路來到蘇州，遇著賴英，愛他武藝出眾，留在別墅中為護院教師，專教本班莊丁們武藝。

賴英遊蕩成性，最喜歡養鷹，南邊的風氣，養鷹也算是一件極不易的勾當，除花費了巨金購鷹，還得聘用一班游手好閒之人為護衛，一同攜鷹出遊。天空中遇有大鳥飛過，鷹即飛騰入雲，搏擊捕捉，說不定追逐數十里。養鷹的人若沒有威望，鷹鳥落地時，往往被人藏過，勒索取贖。所以不養鷹便罷，如要養鷹，那飼養追逐，索鷹爭鳥，勢非用一班游手好閒的人不可。賴英鷹養得極多，所以專司其事的莊客一共也有數十人，而且放鷹出外，又難免與人爭鬥，故必學幾手武藝，李根壽來得湊巧，就擔任了教習。後來賴英放鷹玩得厭了，專在女色面上做功夫，瞧見有姿色的小家碧玉，先命莊丁去通知，不管人家答應不答應，竟自留下一百兩銀子作為聘禮，擇日派人去接；倘若女家不允，便恃蠻強搶，被他看上眼的，誰也休想躲過。

但是金雞湖離城不遠，強搶良家女子，為什麼沒有人向官廳告發呢？只因賴英聲勢浩大，他父親在日曾做過提督，門生故舊著實不少，當地紳士與他都牽些戚誼，地方官吏也有來往，平民百姓怎敢和他作對，只好忍氣吞聲，自認晦氣。賴英的膽子，由此愈鬧愈大。

根壽因為臬司衙門中著人來提他，當時雖被莊丁撒謊唐突過去，他覺這幾天心驚肉跳，只怕有禍事臨頭，心中忐忑不寧。

現在忽聞門外有人喊著相面測字，他就想一占休咎，便奔到門口，把林公叫到門房裡坐定。根壽開言道：「請你替咱看看目下氣色如何？君子問災不問福，有福有禍，照相直談，不要巧語恭維，倘若相得不錯，咱重重謝你。」林公一邊答應，一邊把他的面貌略加諦視，便說道：「足下額角狹窄，早年非常吃苦；準頭疲削，不曾享著蔭下之福；雙眉中斷，絕少弟兄幫助。」

根壽不耐說道：「咱叫你相目下氣色如何？並不要你相終身禍福。」林公見他額現豎紋，滿面橫肉，不久要罹殺身之禍，只未便向他直說，就含糊答道：「尊面多滯氣，萬事以謹慎為宜；十月十一月不宜出門。」李根壽聽了，信以為真，正想追問目前有何無橫禍飛來，忽然莊丁郭豹子走來說道：「李師爺，大爺有請。」接著向林公說道：「相面先生慢走，咱們主人要請你談相咧。」根壽就立起身來，向林公說道：「請寬坐一會。」說罷，逕自入內。

賴英見面，便說道：「李教師，你道相面的當真是術士麼？此人卻是現任江蘇按察使林則徐。今番到此，定非無故，況且前簽提教師，想是那事發作了。這便如何處置？」根壽問道：「大爺怎樣認得他是林則徐？」賴英答道：「咱本不認識他，那莊丁朱三從門房口經過，看破他是林則徐，故來相告。」根壽見朱三正立在旁邊，便向他說道：「此非等閒之事，不能胡亂說的；你從何處見過林臬台？從實說來。」朱三答道：「我家兄弟朱四向在地保何二處做伙計，因案被累，捉到按察衙門。」

咱跟去看審，林臬台的面貌，看得清清楚楚，還聽得他的口音，相隔不久，哪裡會弄錯呢。」根壽聽罷，急得兩眼發直，暗想：前人說得好，先下手為強，後下手遭殃，為今之計，不如拿捉下來，將他軟禁白石洞，不與飲食，生生餓死，以絕後患。當下便將此意告知賴英，賴英道：「不知他可有親隨跟來，你先到莊外看個明白，然後把他帶到園中拘禁。」根壽應聲道是，急轉身奔出別墅，瞥見林公正在前面急急而行。

原來林公見李根壽被莊丁喚入裡邊，半晌不出，情知不妙，心想此時不走，還待何時，便離座向外而來，行不多遠，哪知李根壽隨後走出，見他相金未曾到手，逕自走了，更足證實他是林臬司無疑，放他回去，猶如縱虎歸山。轉念之間，飛步趕到林公身旁說道：「相面先生慢走，咱們主人要請你算命呢。」

林公支吾答話。不料那李根壽伸著蒲扇似的大手，一把揪住道：「你這人真個蹊蹺，相金沒有付給，你刻不待緩要走，必然偷了咱們的東西。現在且跟咱回去，搜檢明白，方許你走路。」

說罷，一把拖了就走。

要知林公如何脫險，且待下回分解。